

知识分子

的

幽
灵

丁帆 著

ZHI SHI FEN ZI
DE YOU LING

从那些世界顶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背影中，
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思想与人格的悲欢离合。

东方出版中心

分子知识

的

幽默

丁帆 著

ZHI SHI FEN ZI
DE YOU LING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的幽灵 / 丁帆著.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17.8

ISBN 978-7-5473-1150-9

I. ①知… II. ①丁…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2601号

知识分子的幽灵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1000毫米 1/16

字 数：185千字

印 张：14.75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50-9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 52069798

序 言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启蒙问题，我总是怀疑五四运动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思想尚未发育健全的时候就匆匆忙忙上阵去打扫封建主义的战场，难免会使许多倒地的封建僵尸复活，使一些原就是彷徨者的战士借封建主义的回潮还魂，而更可怕的却是封建主义的幽灵在那些所谓的启蒙主义者身上附体！百年来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着启蒙主义在中国的溃败，其中最最应当承担责任的应该是知识分子！那些整天空喊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有几多是深刻的反思者呢？甚至几乎是看不见几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进行自我灵魂的解剖者。20世纪的80年代“伤痕文学”消退之时我就提出了“知识分子二次启蒙”的主张，窃以为，五四启蒙的溃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尚未完成，就俨然去启蒙大众，所以才导致了启蒙始终行走在忽“左”忽右的歧路上。

反思百年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多为信仰各种“主义”的人，他们都是鲁迅所说的思想彷徨的知识分子，就拿五四运动的旗手人物陈独秀来说，他后来对苏俄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批判，恐怕也就是对五四运动的深刻反思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职责就是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两大政党都拉上了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殊不知，追根溯源，它的源头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一并带入了革命的肌体之中的弊端始终不被那些引路的知识分子们反思与批判，乃至造成了百年历史上的许许多多无谓的牺牲。我之所以将苏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进行溯源式的对比，之所以将它们与中国革命进行比较，就是想梳理一条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行状来，进行必要的剖析，以此来引以为戒，让中国的知识分子醒悟一点，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少走一些弯路，减少一些文化悲剧的发生和重演。

我不是哲学家，也非思想家，只能在翻检历史书籍和哲学文化书籍时，将自己思考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虽然我十分震惊于俄苏革命时期缺少人性的专制，但是，我又十分羡慕俄罗斯这个民族所拥有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的兴趣特殊地浓厚，俄罗斯是那样地倾慕黑格尔、谢林、圣西门、傅立叶、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些思想家即使在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得到这种殊荣。”是知识分子与有思想的作家们共同锻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辉煌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所谓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伴随着他们知识分子的觉醒而崛起的，有许多作家本身就是哲学家和思想家。而我们的百年之中，只有罕见的几个思想的“呐喊者”在“荷戟独彷徨”，而很多人在昏睡着，有的是被阉割了，更多的是自宫了，连能够思想的个体知识分子都消隐了，何来的知识分子阶层呢？

我深深地意识到，仅仅读伯林这样的思想家对苏俄革命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我也阅读过许多俄苏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著作，但是，最能清晰地表达出18世纪以后俄罗斯思想脉络的著作则是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其中许多的精彩论断能够使你在醍醐灌顶中倒吸几口凉气，然后才能进入深邃的思想天空中去反思。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十分尖锐的，唯有如此，他才能为俄

罗斯的知识分子输送思想的资源。他对俄罗斯民族性里的弥赛亚情结、斯拉夫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有些知识分子鼓吹的“村社运动”的批判,简直就是一个政治预言家的预言,见地之深刻,使我想起的是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乃至我们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我始终在考虑的是一个具有悖论意味的命题,别尔嘉耶夫对知识分子的剖析是否也适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在帝国与人民之间处于悲剧的地位。他以人民的名义反对帝国。……进行革命建设的知识分子,引导着几乎是英雄的生活,他们可怕地搞乱了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脱离了人的多方面的创造性生活,这种扭曲使自己的思想更加贫乏。这时人民沉默着,他们等待着能够讲自己话的时刻。当这个时刻来临时,人民实际上就从革命(这个革命几乎酝酿了整个世纪)方面排挤知识分子。”这种与风车作战的现象似乎也贯穿了中国的20世纪。我们的知识分子却是无语的。

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思想博弈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对照世界思想史的进程,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哲学和思想是那样地苍白与空洞。套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知识分子?!

目 录

序言 / 001

怎样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认识人性？

——读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 / 001

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僭主政治？

——读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 004

知识分子是怎样吸食鸦片的？

——读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 008

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读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 016

知识分子的权力、责任和义务

——读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 026

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

——读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 / 037

一个“迷失在天国的怪人”

——读纳博科夫《独抒己见》 / 084

歌者因何而歌：赫尔岑的自由观

——读伯林《俄国思想家》之一 / 089

“理性万岁，但愿黑暗消灭”：别林斯基的批评

——读伯林《俄国思想家》之二 / 096

以革命的名义去完善人性的理想

——读阿伦特《论革命》 / 110

寻觅文学艺术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读伯林《苏联的心灵》之一 / 122

“白银时代文学”的最后回望者

——读伯林《苏联的心灵》之二 / 143

“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

——“十月革命”前后的高尔基 / 168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28年以后的高尔基 / 178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知识阶层”

——从伯林对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的定义谈起 / 187

瓦尔登湖旋舞曲

——一个思想旅人的归途 / 194

梭罗：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 / 198

贵族精神与文明革命 / 205

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及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生态素描 / 210

怎样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认识人性？

——读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1]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思想家，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卡尔·马克思》《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等，虽然是其30年代至70年代的著作，但深邃的思想和犀利而不激烈的文风却深深震撼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如安东尼·斯托尔所言：“作为观念史家，他无与伦比，他以特别明晰和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一切。”

伯林在1990年撰写的《扭曲的人性之材》时隔近20年才在中国内地登陆，实在是有点遗憾，无疑，此书的问世为我们揭示与反思20世纪人性的扭曲指出了明确的路标。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伯林对文学的感悟能力具有巨大穿透力，他不像一般的批评家那样只会就作品论作品，而是通过一双“内在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作家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所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对伯林日后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他总结托尔斯泰那样的俄罗斯作家时，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不公正、压迫、人与人之间荒谬的关系，以及壁垒或陈规的禁锢（亦即屈从于人造的枷锁），还有愚昧、自私、残

[1] [英]以赛亚·伯林著，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暴、屈辱、奴性、贫困、无助、仇恨、绝望，诸如此类——这些到底是谁的责任？简言之，他们关心的是这些人类经验的本质以及它们在人类境况中的根源；不过，其中隐含的首先是俄罗斯的人类境况。而且反过来，他们也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相反的一面，那将是真理、爱心、诚实、公正、安全的国度，人类的自尊、庄严、独立、自由以及精神圆满都得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这绝不是伯林在自说自话，而是在抽取托尔斯泰们写作的灵魂，并让之出窍！而一般的批评家们却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能够把作家作品解析得“灵魂出窍”，方才具备一个文学史大家的素质与风范。我们不妨多读些伯林的文章，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

我最看重的是该书中“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和“浪漫意志的神化：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这两章，因为它们对文化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都做出了精辟的分析。也许，伯林在浪漫主义问题上与黑格尔、马克思有着相左的意见，但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将历史的巨轮推进了一步：“在浪漫主义的自我执迷中，这也许可以说是比较夸张（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一种类型，不过，其根本要素、它的生长之源并没有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第一波的衰弱而消逝，反而成为欧洲意识中那种持久的不安（实际上是焦虑）之感的诱因。这种焦虑不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很显然，一切人类问题的（甚至只是在原则上的）圆满解决，还有乌托邦概念本身，与视人类世界为（个体或集体）意志的日新月异、不停冲突的争斗过程的解释是不可能和谐共处的。于是就要试着阻止这一危险的潮流。黑格尔以及此后的马克思，就试图回到某种理性的历史计划上。他们二者都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过程，是人类从野蛮到理性组织的单向的上升过程。他们也承认，历史过程充满了斗争与冲突，但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这就是伯林对左翼浪漫乌托邦理想的最新最深刻的重释。据此，伯林对荷马史诗的解释，对司各特作品的分析，对哈林顿的解析，对孟德维尔寓言的解剖，甚至对维

柯阐释的阐释,就有了更富历史宏大穿透力的意义与价值了。

同样,在分析“浪漫意志的神化”时,除了大量深入浅出的历史宏观理论阐释外,更令人击节的是伯林式的作家作品深刻分析。在对莱辛的剧作《明娜·冯·巴恩赫姆》与席勒的剧作《强盗》的比较分析中,伯林发现的是前者“使得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悲剧结局变成了惹人喜爱的喜剧”。而关于后者,“席勒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了一段感人的墓志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证明卢梭式的启蒙浪漫意志的后果。在大段大段的理论阐释过程中,伯林对欧洲的许多作家作品都是信手拈来:高乃依、莎士比亚、伏尔泰、缪塞、莱蒙托夫、歌德、华兹华斯、阿尔尼姆、瓦格纳、易卜生、乔伊斯、卡夫卡、贝克特……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文学的深度阅读,以及他与众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独到的识见。

此书还有许多精彩的篇章,例如对法西斯主义的鞭挞和对民族主义冷峻深邃的剖析。当然,我也并不完全赞成伯林的全部思想和观点,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似乎还有“新左”的痕迹,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辨正与重释,都是为了延续和发展这一学说,是有其时代意义与价值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们,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历史开始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也会有新的解决办法,借助和谐的无阶级社会的统一力量,这一点可以和平地实现。”

不过,我更喜欢他那种格言式的理论表达:“创造并不是企图去模仿一些给定的、固定的、永恒的、柏拉图式的模式。只有工匠才会模仿,艺术家是在创造。”

哦,还有一句是不应该忘记的:“许多世纪以来,自由和平等都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过豺狼的完全自由就意味着羔羊的死亡!”

2009年7月21日晨1时于紫金山南麓

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僭主政治？

——读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书了，它不但给你学术上的思考，而且还给你人生的启迪，同时又给你审美的愉悦。

怎样看待学术精英，乃至大师的精神与人格的分裂，一直是困扰着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难题。多年来，我们在评价像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时，往往会出现臧否不一、前后矛盾的怪圈，将他的学术思想与附逆行为截然分开，看似公允而唯物，殊不知，这种简单的切割是不能还原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的。其实，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翻开20世纪的人文历史，也许你就会从那些世界顶级的学术大师的精神背影中，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精神与人格分裂的活剧。新近读到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就是一部描述诸多学术大师难逃柏拉图“叙拉古的诱惑”悲剧命运的好书，真是令知识分子醍醐灌顶的警醒之作。尽管此书在2005年11月就有过一个蓝皮本的初版，但是，它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至今读来，并非明日黄花。

全书分为六章，描述了六个大师级人物的精神与人格的分裂，依次为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过去，我们在这些大师

[1] [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的思想光环照耀下，被其哲学的命题所魅所惑，丝毫不怀疑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思想深处的另一面，却被那众星捧月的一道道光环所遮蔽和笼罩着，只有撕开这一层人格的面具，我们才能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做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不陷入盲从的境地。

“诗意的栖居”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上至思想家，下至平民的精神家园追求，而海德格尔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却与之背道而驰，无论是在他高蹈的哲学天空中，还是在他的僭主政治的实践中，抑或他的诗意的爱情选择中，海德格尔始终没有走出自己所设置的思想囚笼。

我以为，本书的第一章是马克·里拉最倾心，也是写得最为精彩的一章，它不但论述了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核心的起源与变化，同时还描写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以及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友情。我们既是在读学术著作，又像是在读人物传记，同时更像是在读一些尘封的史料。其实，马克·里拉在论述这三位大师级人物的关系时，想厘清和回答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这个关键而重大的问题。所以，他才以为埃尔贝塔·埃廷格的《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是一部不负责任的书”，马克·里拉要拷问的正是他在其“序言”中所表述的当下知识精英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形形色色打着左翼和右翼旗号的政治运动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球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尤其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才是使知识分子晕头转向、服从僭主政治的蒙汗药！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等都能够能够在《存在与时间》中找到共同思想答案的缘由。

无疑,海德格尔1933年4月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5月加入纳粹党,并非因为他思想的突变,而正是印证了他的学术理论支持了他的政治信仰与实践:“在海德格尔卸任校长两年后的1936年,旧日的学生卡尔·洛维特与他邂逅,他别着纳粹的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念是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在一次次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激情演说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师就是这样服膺于僭主政治的心路历程。

尽管后来的学者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学说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阐释,但是,海氏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美梦是建立在僭主政治基础之上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惊讶地对厄恩斯特·荣格说,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会为自己的纳粹经历道歉”。

请不必惊讶!这是历史使然。海德格尔的这个要求显然成为被世人诟病的笑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智商难道会低下到如此地步吗?不!那是他在曲意地维护他的学术思想而已:“海德格尔最终断定,纳粹亲手摧毁了民族社会主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由于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他们使德国人偏离了与命运的聚合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失落了;存在已经隐退,无处可寻。剩下的全部就是不断扩展的现代技术和现代政治的精神荒漠。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思想者所能做的就是回到他的研究中去,打通自己的思想,平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新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其实,新的“复国主义”时代也好,新的“救世主”时代也好,对于战后的海德格尔来说,都只不过是个幻象而已,用迈斯特·埃克哈特的话来形容他的心境——只想“平静地遁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知道,谁也拯救不了他被玷污的灵魂,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才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唯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我们能够原谅一个学术大师在政治实践中的种种浅薄行为吗?

当海德格尔接受纳粹胸章时，当他高呼“希特勒万岁”时，当他告发自己的学生时，当他甚至出卖自己的爱情时，我们是否可以轻轻地抹去这些历史的尘埃，就孤零零地去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呢！就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只沉湎于昔日的友情而说出暧昧之语：“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

写到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文革”的一幕，那许许多多当时狂热鼓与呼的青年，他们如今竟然坐在中国文化的圣坛上，以文化大师的名义去向大众灌输他们的道义；同样，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年轻的“左翼思想大师”也在为极端政治振臂高呼，一代代傍着西方思想大师的肩膀前进的人们已经成为学术的主流，那些吹气式的思想大师在中国贫瘠的思想土壤上不断衍生，我不知道是否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但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这个“盛世”连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觉悟都没有吗？！

请大家读一读《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吧！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许多观点，但是你却可以从这些大师的身上看到当下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面影，也可以看到自我灵魂的折射。尤其可以在福柯和德里达这样时髦的思想大师身上读懂中国知识分子在搬用和套用其理论资源时，所一起吞噬下去的精神鸦片！

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

知识分子是怎样吸食鸦片的？

——读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1]

雷蒙·阿隆不仅是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还是一个英明的预言家，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没有亲眼看见在他死后（1983年后）的特殊的资本积累道路，但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所勾勒出的一幅幅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以及对宗教式“左”倾幼稚病的无情批判是发人深省的。当然，他也并不回护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这些判断正在不断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至今仍然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仔细体味的至理名篇。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年版的序言中就提出了这样深刻的诘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反而会在工人阶级较少的地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这样的命题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现实意义，同样对亚洲，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知识分子的鸦片》虽然是冷战时期针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

[1] [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无端狂热所提出的严厉批判，但是雷蒙·阿隆的国际政治视野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就注定了他对于全球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定性和定位，无疑，作者是在给每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签发精神通行证。

雷蒙·阿隆对“西马”的批判是十分尖锐的，尤其是对庞蒂和萨特的极“左”思潮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在论述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学术在社会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后，提出了党和阶级关系的异化问题。更发人深省的诘问就是：“在20世纪中叶，产业工人已不再为温饱发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家又该如何为他们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进行辩护呢？”就从欧美20世纪50年代的这种状况而发展至今天的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裂变，尤其是中国社会体制变化带来的根本问题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是濒临绝迹的身份了。因此，让-保罗·萨特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只在其与其他阶级对立时才会团结”的名言，也就成为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游戏了。是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瓦解了无产阶级呢，还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空洞教条的理论解构了自己呢？！无疑，雷蒙·阿隆提醒了我们怎样根据时局的进展去修正理论和原则。由此，作者在《理想的解放与真正的解放》一节里提出了“无产阶级分子是被‘异化’的”命题：“在被一个个资本家剥削了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后，可以说工人也已被剥夺了其人性。”作为一个学者，雷蒙·阿隆对《资本论》的理解自有其独到的一面，这就是他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法国，人们很少研究《资本论》，作家们亦很少去引证该书，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其说是因为忽略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该理论削弱了对异化的分析，倒不如说是因为发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工人的许多不满与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时，这些不满照样存在。”作者用六种主要的不满勾勒出国有制下工人的不满，得出的结论是：“在那些工人的直接